

宗璞



珍藏版

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
嬰
集
丛
书

宗璞影记

珍藏版

红 巽 棠 丛 书

主编 铁凝

宗

璞

影

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红鬃栗丛书·珍藏版

宗璞影记

宗璞 著

责任编辑 王 萍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城乡街76号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制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6

版 次 1998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7-5434-3199-8/I·354

定 价 85.00 元



家 璞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书一经问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发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狽的、或者说简直不便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让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篡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须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 “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 凝

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岁月如逝水，流去了，本来是存不下一点痕迹的。东坡有句云，“事如春梦了无痕”，形容得很恰当。但是人们发明了摄影，

能够把瞬间的变化

写在前面

固定下来，记录下

来，而且成为艺术作品。据说，摄影刚发明时有人怀疑它会把人的精魂摄去。这怀疑已经成为历史。它能为人的短暂的生活留下痕迹，让人看到已经逝去的具体的面貌，和文字的功用大有不同，可以以影记人、记事、记生活，是谓影记。

小时候摄影还很不发达，留下的照片不多。少年时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中，摄影是一种奢侈。青年以后，生活较稳定，但一直不喜让一个照相机来窥伺，而且觉得喜欢照相有些俗气。这实在是一种矫情。那时觉得老和死是很遥远的事，现在是属于我的，我就不需要留下什么。后来忽然醒悟，觉得该留下一些痕迹时，却已经无物可寻了，更何况那痕迹。

然而在世上已经这么多年，旧箱篋里总会有一些古老玩意。这次检点照片，看到我和外子蔡仲德的合影，十分惊异我们都曾那么年轻。看到母亲抱着我的照片，更惊异母亲那时不只年轻，而且那样清秀，那样美。照片带我回到过去，把年轻美丽的母亲还给了我。看到五十年代在文联工作时小演唱的留影，记起那时我们总是在唱歌。我们生活在理想的光环中，觉得生活就是一首歌。下放劳动锻炼时，披着大棉袄，站在墙根，也在唱歌。我们用理想去诠释民众的疾苦和自己受到的折磨。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诠释法。

在搜捡的过程中，我想起一些曾经有过，但没有保存下来的照片。记得我有一张二十岁以前的照片，那是我长大后，唯一一张脸上没有附加物（眼镜）的照片，是我最喜爱的，可是被一位老大姐要走了，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我也无法再找回二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到澳大利亚时，曾经与怀特老人合影，他还特意抱着一只北京哈巴狗，胶卷是彩色的，回来误作黑白的冲洗，这张照片再也得不到了。比起这些，更大的遗憾是那些根本没有留下来，而其实更该留下的画面。譬如大学毕业时，我们竟没有和诸位名师合影。几位我敬爱的友人和近亲也没有在这册子中留下容貌。更加抗日战争中困苦而充满信心的时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的日子，都无踪迹。我现在用一张黑纸来记录“文革”中的厮杀、黑暗和沉默。希望能从这里看出什么。

要想留住一点痕迹，不止是感情的寻找，也是历史的需要。我近来深为历史抱不平。搀进来的假冒伪劣的文字太多了，以致我几乎不想读书。照片当然也可以做手脚，但毕竟困难一些，不至于太多地出产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所谓著作。我想可能以后我会更喜欢摄影这门艺术，但是我的生活内容中，值得拍摄的是愈来愈少了。

但是摄影本身也是有遗憾的。这本影记中有送春的二月兰，有报秋的金簪花，但是没有紫藤萝瀑布。静止的画面无法表现我所感受的那种灵动，那种活泼，那种热闹和生机。我想就不让照片介入我的文字了，便是二月兰和金簪花，也只是记下形状而已。

经过近两个月的搜寻和整理，《宗璞影记》终于编成。也许它会留下一些生活的痕迹和时代的影子。那也是很浅淡，很微弱的。我不希望它有太多的读者。

对所有帮助留下这些痕迹的亲友，我心怀感谢。

宗璞（冯钟璞）

一九九六年四月底



这是宗璞：一个佚名画家的偶然之作（一九五一年）

梦之痕

2

3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覆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

柳 信

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知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脸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

嫩绿的春天又来了

看那陌头的杨柳色

世界上的生命都聚集在那儿了

不是么？

那年轻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这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庙座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葱葱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



在母亲怀抱中（一九二九年或一九三一年）



父亲冯友兰先生与母亲任敬坤先生（三十年代初）

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作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兴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的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们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我猛然觉得心头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一九七七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



宗璞四岁



四姊妹，姊钟莲，兄钟江，弟钟超，左立为宗理（一九三二年）



清华大学附属成志小学幼稚园小乐队